

多姿多彩的襄阳南路

(2017-03-30 16:26:13)

王家斌 65 届

上海是个年轻的城市，襄阳南路更年轻。南京路是 1851 年筑的，而襄阳南路是 1918 年筑的，整整晚了六十多年。五、六十年代我在襄阳南路上度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，体验了这条街上的各种生活场景，见证了它发展的一个片断。

在我的童年记忆中，最鲜明的颜色是襄阳南路上的绿色。沿街种着的法国梧桐，长得有三层楼那么高，两边的树枝在路中央相遇，绿色的树叶在马路上面搭了个凉棚，为路上的行人挡住了夏日的阳光，把马路染上了绿色。一整个夏天，树上的知了叫个不停；如果家里养了叫蝻蝻或者纺织娘，那就更叫得热闹了，却从来不让人觉得烦。

我家住底楼。爸爸在弄堂里搭了一个花棚，跨越了整个弄堂的宽度，种了葡萄和牵牛花。到了夏天，阳光照下来，密密的叶子把房间里的天花板也映成了绿色。

等到长大些了，见的事情多了，才觉得襄阳南路是个很多姿多彩的地方，有点像一块画家的调色板，又有点像一个混用了西洋乐器和民族乐器的乐队。用现代化的语言来说，是很多元化的。前不久写过一篇《好玩的襄阳南路-童年的回忆》(<http://blog.wenxuecity.com/myblog/21273/201702/18767.html>)，列出了这条路上许多有趣的事。其实襄阳南路值得谈的事还很多。



襄阳南路上的一家普洱茶庄，旧日的申大米店可能就是在哪儿



襄阳南路街景



襄阳南路街景



襄阳南路往永康路方向看（往东），背后是福利昌食品商店

从南到北，襄阳南路是一条对比度很大的马路。北面是很繁华的淮海中路。众多著名的商店，无论是土的还是洋的，如天鹅阁、光明邨、哈尔滨、老大昌、川湘土产等等，都聚集在淮海路上。然而顺着襄阳南路往南 1500 米，过了肇嘉浜路，没多远就是郊野景象。三十年代作家萧红、萧军住在福显坊的时候，从窗户看出去甚至还能看见菜田。那还是在建国西路以北，离淮海路不超过一公里。我家在永嘉路和建国西路之间。春天里，从家里出来往南走二十来分钟就能找到小河浜、菜地和养牛场，就可以抓小鱼、捞蝌蚪，痛痛快快地“野”上一阵，回到家正赶上吃晚饭，不会被妈妈责怪的。



淮海路街景（淮海中路陕西南路口）

大约小学四年级的时候，我们学校联系到校园旁边一块闲置着的空地，每个班级分到大约十米见方的一块地，种了一季的小麦、蚕豆，让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了翻地、播种这种事。现在那块地早就盖满房子了。

有一次我跟一个小学同学走到龙华飞机场，站在一条铁轨边上看机场跑道上飞机起降，还捡了许多小石子回家。有的石子是半透明的，可能是石英，放在煤气上烧热了，会在暗中发亮。

襄阳南路的东西两侧也很不一样。东面有南昌路菜场和跟永康路连在一起的嘉善路菜场，天不亮就开始热闹了；襄阳南路以西的永康路、永嘉路和与襄阳南路平行的太原路、岳阳路上则多的是好房子。襄阳南路本身是好房子和一般的房子混在一起，住宅和街面的商店紧挨着。走进弄堂，偶然还可以见到稻草屋顶的棚户房子。不过到了六十年代这种棚户房子就消失了。在建国西路以南就很少有商店，多是住宅、弄堂。在肇嘉浜路口还有一家颇具规模的客车修配厂。



永康路街景（襄阳南路以东）

说起工厂，建国西路襄阳南路口有一家华胜织造厂规模也不小。襄阳南路上有一家文教针厂；弄堂里进去还有针织厂、织袜厂等等，就不一一细数了。

襄阳南路到了肇嘉浜路就结束了，成了一个丁字路口，东西走向的就是肇嘉浜路。在1956年以前，这是一条臭水浜，后来填了浜，才开成一条漂亮的林荫道，就是今天的肇嘉浜路。至今还记得填浜工地上见到过用草包装了土堆在河岸上，还记得大口径的水泥管，口径有一人多高，是用来排污水的。



肇嘉浜路林荫道街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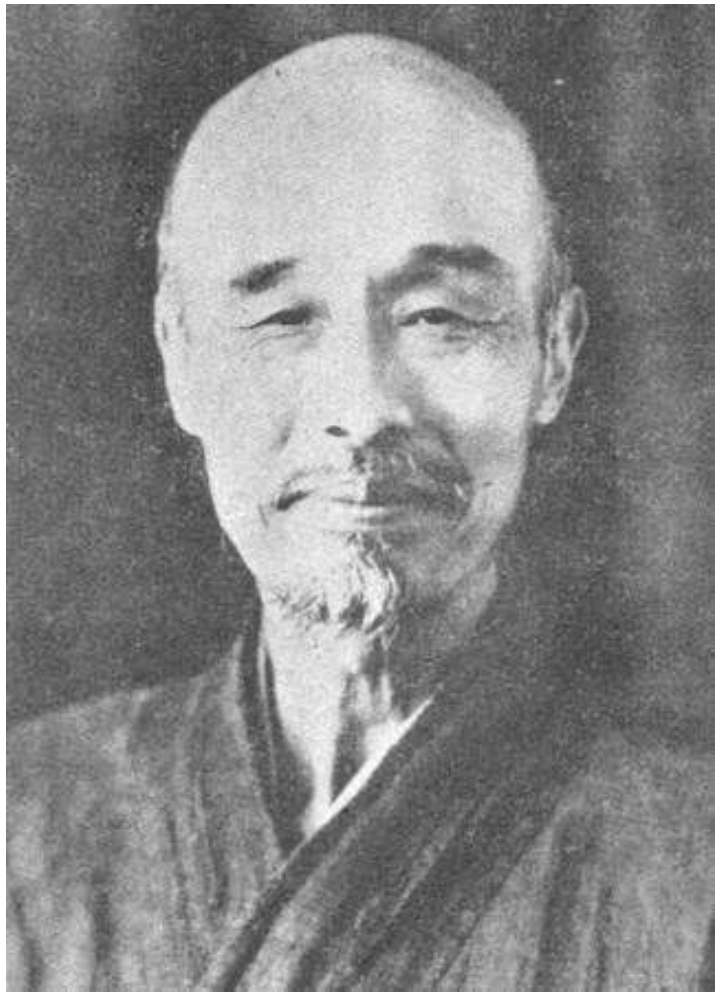
肇嘉浜路以南的地区好像更“落乡”一点。其实到了六十年代，那儿已经发展得不错了，但是好像一直还有“浜南”、“浜北”两个不同的地域概念。浜的南、北两边小孩子很少交往。我小学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是住在浜北的，所以对浜南就觉得很陌生。

住在这襄阳南路上的，有各个不同社会地位、不同阶层的人。有大学教授，老板，小业主，老师，产业工人，踏三轮的工人，服务行业的工人，等等。在我印象中，好像当老师的特别多。我在《襄阳南路文化圈》（<http://blog.wenxuecity.com/myblog/21273/201701/20191.html>）一文里谈到过，画家伏文彦老师就住在襄阳南路上。他家所在的这栋楼里还住过一个邮票设计家，一个小儿科医生。

话剧表演艺术家许李明和他太太、上海魔术团团长邓凤鸣一家曾经在襄阳南路上住过。我在他们家看见过许李明扮演武松的剧照，非常英俊，一股英雄气概。许李明的母亲叫苏琴，弄堂里大家叫她阿婆。她说很漂亮的北京话，脾气很爽快。最近查阅资料，才知道她原来是京剧花旦演员。许李明的父亲许幼园跟李叔同是好朋友。李叔同是著名的音乐家，美术教育家，戏剧活动家。以后出了家，被尊称为弘一法师。许李明曾受到过李叔同的艺术熏陶，为他日后走上艺术道路打下了基础。早已听到过李叔同的名字，想不到他跟襄阳南路上的居民有这样密切的联系。历史有时也不是那么枯燥乏味、虚无缥缈，有时在自己身边也会找到历史的一点点痕迹。



许李明的剧照



李叔同

我小学同学的家庭也是形形色色，有经济条件好的，有家里比较穷的。有的家里很洋派，管父母叫“妈咪，爹地”的，有回家就说家乡话的，有宁波话、山东话、广东话，什么都有。我们去同学家玩，听大人说话，直觉得好玩。同学们都能开开心心地玩在一起，从来没有根据家庭条件分成不同小圈子的。那时也没有“炫富”的情况，大家的穿着、日用都很艰苦朴素。只是在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候，有的小朋友（特别是女孩子）会穿得考究一点。春游、秋游的时候，大家都带差不多的午饭，但是家里条件好一点的小朋友会多带一点水果、零食之类的。下雨了，多数是家里大人送伞到学校里去，条件好点的则是家里的保姆去送伞。

当时周围的人信教的不多，但附近却还有一些宗教场所。襄阳南路 433 弄里曾经有过一个三教堂，供奉着佛教的释迦牟尼、道教的老子和儒教的孔子。一个小学同学告诉我，那里以后曾经办过华侨拉丝模厂。襄阳公园旁边有一个为住在上海的东正教徒（多是俄罗斯侨民）服务的东正教堂。襄阳南路南昌路口过去有过一个叫拉都会堂的犹太会堂，供住在上海的犹太教徒做礼拜。离襄阳南路不远就是基督教的国际礼拜堂；嘉善路小菜场一条弄堂里有个一个小小的礼拜堂；再远点就是徐家汇天主堂。不同宗教在这么一片地方同时存在，显示了襄阳南路和周边地区的包容和兼收并蓄。



徐家汇天主堂

住在我们楼上的苏州好婆信佛教，吃素念佛很虔诚。“吃素碰到月大”这句苏州话就是从她那儿学来的。老太太还拜地藏王菩萨。逢到地藏王菩萨生日我们小孩子最高兴了，因为可以帮老太太在地上插香，还可以把香拿在手里，在暗中挥动，画出好玩的花样来。

邻居家小朋友的妈妈，一位广东大婶，经常去嘉善路那家小礼拜堂去听布道，我也跟那位小朋友去玩过几次。那牧师说过些什么我都忘了，只知道他有许多朋友，因为他老是说“我有一个朋友，”然后引出发生在他朋友身上的一个故事。但是他的朋友一个也没有在小礼拜堂来露过面。形成襄阳南路这种多元化发展的局面，可能有许多原因。

在上海的发展过程中，到五、六十年代时襄阳南路才开辟了三十多年，往南一点点就是“田园风光”了，几乎可以说是“城乡结合部”，外来人口往往是从这种地域进入上海的；而稍北一点的淮海路发达的商业也会辐射到这儿。因此这个地区比较容易接受来自不同地域、不同社会背景的居民。襄阳南路和周边地区文化机构、学校很多（见我写过的《襄阳南路文化圈》一文），居民吸收不同文化的包容性可能就高一点，对这里的文化氛围的形成可能会有积极的影响。

交通的便利。襄阳南路上通行 42 路（原来是 22 路）和 45 路（原来是 5 路）两路公共汽车。虽然只有 16 米宽（除去人行道，开车的路面大约是 9 米左右宽），却还是双向行驶的，到了 90 年代才改为单行的。这样，搭公共汽车，往南可以到江边码头、徐家汇等交通枢纽；更重要的是往北不用换车就可以到达淮海路常熟路、淮海路陕西路、静安寺、曹家渡、大世界、外滩等商业、交通中心，无疑方便了出行，

方便了物资、信息的流通。

俄国侨民可能会带来一点欧洲文化的影响。三十年代以后，俄国侨民多居住在法租界，曾经在淮海中路上开过许多商店。五十年代初，淮海路稍往北一点的延庆路上的大福里里曾经住过许多俄罗斯人。襄阳南路上的福显坊里也住过俄罗斯人。我一个同学的家在福显坊，房子装修的时候找到过许多旧俄文报纸。新乐路襄阳北路的东正教堂圣母堂曾经是东正教上海教区的主教堂。皋兰路上还有一座东正教的圣尼古拉堂。俄国侨民多信仰东正教。永嘉路上，大约是 383 号或是附近，曾经有过一个苏联侨民协会（也有人称之为苏侨俱乐部）。每到周末会有许多住在上海的俄国侨民来活动。



延庆路大福里



皋兰路上的圣尼古拉堂

夏天的傍晚，襄阳南路上的人行道上、弄堂里乘凉的人很多。小孩子坐不住，顾不得天热，照样游戏、喧闹。但有时会从某扇开着的窗户传出小孩练钢琴、小提琴的声音，悠悠的，站定细听，会觉得心静；窗里传出的无线电节目，有评弹、越剧，也有古典音乐。由此联想到了上海的城市精神，有一句话就是“海纳百川”。襄阳南路和周边地区可以说是这种城市精神的一个缩影吧？

照片多来自网路，特在此致谢。